



十三經注疏

左傳十四

12
476
84

八十四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五

襄二十二年
盡二十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

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冬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甘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

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
為國所患。近附近之近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
各將罷還魯之守卿

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疏注頻與晉侯外會至故不
守手又反為公于偽反

至自會則武仲初發公仍未至傳言武仲如晉正為御叔傲
使不論聘晉之意故杜原公之未歸而遣使使又不書於經

12
18
84



知是魯之守臣使適晉也二十六年鄭伯朝晉而歸使公孫
夏謝不敏知此亦是為公謝不敏非公命故不書也服虔云
武仲非知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為司寇
後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
雨過御叔御叔

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古禾。曰焉用

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疏注武仲至之聖。正

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玄云聖通而先

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之名時人見其多知故以

聖人言之非為武仲實是大聖也尚書稱惟狂克念作聖惟

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

也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

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傲三

壬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國邑故以重賦為

反故疏注古者至用教。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

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

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玄云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

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

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此是諸

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司勳職云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玄云

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

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

故云古者家其國邑言以國邑為己之家有貢於公者是減

已而貢之故以重賦為罰言重○夏晉人徵朝于鄭

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夏晉人徵朝于鄭

召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

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子產。少詩照反注及

下少年同疏注少正鄭卿官也。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

僑其驕反疏子產為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名也春秋之

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

執事謙不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

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戲許宜反。楚人

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

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

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

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共音恭。下共祀同釁許勤反。晉

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年。謂我敝邑邇在晉

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

不齊一。差初宜反又初佳反一音七河反注同池徐本作沱直知反一音徒何反注同。楚亦不競

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重

直用反。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

歲終朝正也。正義曰言以會歲終則歲事終正。疏以至正月朝正也朝正二十九年傳文也。

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奭。孟音于。奭勅畧反。溴

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

以朝于君見於嘗耐酒之新熟重者為耐嘗新飲酒為嘗耐。夏戶雅反下同見賢

遍反又如字耐直又反。疏注酒之至嘗耐。正義曰月令孟夏天子飲耐用禮樂鄭玄云耐之言醇也謂重釀

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彼言飲耐當是夏祭之後此言嘗耐謂見於夏祭故云與執

膳焉謂祭末受胙肉也。與執燔焉助祭。與音預燔又作燔音煩祭肉也。間二年

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間問廁之間又如字。四月又朝

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先悉薦反。不朝之間無歲

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
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罷音皮荐在薦反。無日不惕豈敢忘

職惕懼也。揚他歷反。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

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朝如字。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

實口實但有言實出於口也。服虔云實謂譴讓也。疏言實出於口也。服虔云實謂譴讓也。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仇翦削也。謂見刺削不堪命則成

讎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

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

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鋼欒氏之命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

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九月鄭公

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肱古宏反召室老宗

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

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疏注四時至盛也。正義曰少牢

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

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

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

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祔祫而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

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耐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為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盛也

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

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

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

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大詩

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盡歸津忍反凡此例可求故特音之。疏詩曰至有焉。正篇侯維也言謹慎爾身唯在依法度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鄭子張其有此詩之義焉言生在敬戒是慎法度也貴而能不虞是戒也。○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復

扶又反注同下復使下注復生不復行皆同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

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

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言子南倫寵觀起令富。數所主反乘繩證反令力呈反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

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

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

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

為漏泄君命罪之重。焉於虔反。下焉入同泄息列反又以制反王遂殺子南於

朝轅觀起於四竟轅車裂以徇。音患竟音境下同子南之臣謂

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殯必刃反。曰君臣有禮

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

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

故雖謂讎而不敢報。與音預殺如字一音試。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縊一賜反。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黯為司馬屈

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黯五綺反屈居忽反。有寵於遠子者八

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

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與語。應應對之應。又從之遂

歸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

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

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不見賢遍反。曰何

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

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

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

子謂以義匡已。不然請止。止不相知。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

○十二月鄭游販將歸晉。游販公孫薑子販普板反。未出竟

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

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

良而立大叔良游暇子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

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

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

舍音捨。專殺之人所以抑交怨則父之曰無昭惡也疏怨注交

強扶弱臨時之宜不脩益明也明也。正義曰若游氏報殺此人則人知其父被殺其父所

以見殺為奪人妻故也報殺則人知其父是父之行不脩益

也明。經二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無。○三月己巳杞伯旬卒五同盟。○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句以十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

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魯杞俱在是

盟。○夏邾界我來奔無傳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

利。○疏注界我至故書。正義曰杜從賈說以為庶其之黨

反。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

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界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

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

故不書之邾界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

乎炫以為釋例是集解非今刪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

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界我來奔

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

奔皆書名界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界我。○葬杞

孝公傳無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

君言及使異。○疏注書名至義例。正義曰被殺書名是罪

辭無義例。○疏之文故以專國叛君為二慶罪狀成十七

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

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此

並言及傳無其說知。○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 ○晉欒盈復入于晉 以惡入曰復

自理得直欲為楚所納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眾還與君爭非欲

扶又反 注同 入于曲沃 出附他國故不言叛。還戶闕反爭

爭之 注同 疏 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時晉人不

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

曲沃謂其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

屬他國欒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眾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

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

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

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

書叛者彼皆與國相距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

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皆以叛告此欒盈與君爭勝不勝即

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

故晉人 不以叛告也 疏 注兩事故言遂。正義曰遂者因上事上下事之辭

是一舉而為兩事故曰遂 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

來告然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為文故乃言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

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 ○已卯仲孫速卒 孟莊

東有雍城。雍於用反朝如字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

亡罪之。為于偽反 疏 注書名至罪之。正義曰書名是

長丁丈反少詩照反 疏 罪之文案傳紇為孟氏所譖其奔

非紇之罪故杜以阿順季氏 ○晉人殺欒盈 ○齊侯

廢長立少為紇之罪狀也 疏 注輕行掩其

襲莒 莒不言遂者間有事。輕遣政反 疏 注輕行掩其

伐晉還至有事。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鍾鼓

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輕者舍其輜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

故也若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温天王狩于河陽云云

諸侯遂圍許彼亦間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言遂取其省文

彼二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摠言諸侯遂行此

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不可書遂為間有數事與前文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隔絕故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

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喪如字徐息浪反。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去起。

反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為于。下注為召下而為注同期居其。

反疏。傳注禮諸侯至責之。正義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但總服既輕其恩不過鄰國故傳言禮為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絕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賜者亦當為之闕故以鄰國責之禮父。陳侯如楚也。公子

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召二慶。愬息路反。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不書叛不以告。夏屈

使慶樂往絕旬。

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從才用反又如字。板

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

而作亂。隊直類。反注同長丁丈反。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

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疏。君子至于常。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叛不

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為經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為不義不可放肆以為宜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

天命之不予常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為不義之故而並喪亡故君子論其事傷之也。服虔以為傳發此言

為不書慶氏以陳叛為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服虔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叛人謂此亦宜然

故為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為叛其惡益明何當匿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故不書其叛則林父華亥

趙鞅荀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而書其叛乎且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知之不為經也。故杜以為叛不告故不書耳。

春秋左傳卷三十五

九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

樂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析星歷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藩方元反注

同障之亮疏晉將至媵之。正義曰晉將嫁女為吳之夫反又音章

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為媵皆非禮也而不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樂盈不言事之可

否納諸曲沃樂盈夜見晉午而告之

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

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音智又如字盈曰雖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大咎故可因。咎其九反祐音又許諾伏之而觴曲沃

人晉午匿盈而飲其眾。觴式羊反匿女力反飲於鳩反樂作午言曰今也

得樂孺子何如孺子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

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

盈出徧拜之謝眾之忠已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

獻子以書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

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

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樂卻為徵。屏薄輕反難乃旦反韓趙方睦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驥

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

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

疏注悼子至聽從。正義曰十三年傳云荀

詩照反注同春秋統卷三十五

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是故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疏程鄭嬖於公。正義曰鄭雖非卿嬖亦荀氏宗。變必計反。疏亦是疆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樂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與音餘。疏注七輿名。正義曰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為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樂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樂王鮒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鮒音附坐如字一音

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柄彼

命疏且樂至民柄。正義曰樂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為利反。疏之權又執民之入柄也。注賞罰為民柄。正義曰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入者爵祿予置生是賞也奪廢誅是罰也賞罰二事分為八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以器物為喻若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用斧之執其柄也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

姻喪夫人有杞喪。強其丈反。疏注夫人有杞喪。正之節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姻是外親之摠名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是有杞喪也傳言公有姻喪注言夫人有杞喪者下文樂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詐為夫人故也案經葬杜孝公之下始書樂盈復入于晉則樂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樂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故得詐為也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晉自穀戰還遂常墨綰也。綰七雷反本又作衰

也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晉自穀戰還遂常墨綰也。綰七雷反本又作衰

同冒莫報反經直結反冒經以經冒疏墨縷冒經。正義曰夫人為其兄弟

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經冒經者言以一一婦人

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

輦以如公疏恐樂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

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疏奉公以如固宮。正義曰晉

之官蓋襄公有別宮疏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

牢固故謂之固宮范鞅逆魏舒疏欲強取之則成列

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

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疏二三子諸大夫。乘繩

同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疏驂乘必持帶備

反隊直遂超乘疏跳上獻子車。跳右撫劍左援帶疏劫

音袁援命驅之出僕請疏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

階疏逆獻子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疏恐不與初斐豹隸

也著於丹書疏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疏注蓋犯

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

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

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

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鈔為軸此亦古

人丹書之遺法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

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

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疏言不負要盟如

乃出豹而閉之疏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

待之疏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

之徒在臺後疏公臺之後樂氏乘公門疏乘登也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用短劔兵接敵欲致

死。卒子忽反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宜子戎車遇樂樂樂盈之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女音汝注同樂

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中丁仲反注之佳反注同屬之玉反則

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櫟槐而覆。槐音懷覆芳服反注同櫟音歷或以戟鉤

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魴樂氏族。斷音短肘張九反疏注魴樂氏族。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謂為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樂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樂盈子故杜以為樂氏族世族譜樂魴為樂氏族以樂樂為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

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揮許韋反召上照反申驅戚秩御莒

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傳摯申鮮虞之子。鮮音仙之傳摯音虞之子傳摯疏申鮮虞之傳摯為右。正義曰俗本多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

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廣貳

父音甫公副車。廣古曠反注同邢音刑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

右左翼曰啓。牢魯刀反一本作罕成罷音疏注左翼皮徐音彼一音皮賈反狼音郎遽其居反曰啓。

正義曰左翼曰啓右翼曰胙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明啓胙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胙掖下也胙是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

虞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胙商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名軍為啓者

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胙。胙起居反徐又音脅或起業反朝如字

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

右大殿後軍。殿都練反注。同夏戶雅反御魚呂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

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駟乘繩證反。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

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

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

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間間廁之間又

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

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難乃子姑止之文

且反弑申志反下同說音悅一音如字

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

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背音佩。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

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

今屬汲郡為一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

張武軍於熒庭郡北。隊徒對反徐徒猥反大音泰。熒戶局反庭

音庭本亦作廷壘力軌反壁亦作辟音壁。疏注張武至

義曰宣十二年傳稱楚既戰勝潘黨請築武軍昭十三年傳

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陳蔡請為武軍蔡公欲速且役病

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戍郟邵取

也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虔云張設旗鼓也。封少水少水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

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

勝音升一音申證反。釐力之反徐音來。二注趙勝至大夫。正義曰昭二十

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搃謂晉之山東故為魏郡廣平以北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偪

萊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名同而實異服虔以東陽為魯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

帥者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

主救。疏注救盟主故曰禮。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曰禮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

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

賈氏取以為說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為得禮也。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

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為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存刑具其器

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也。○季武子無適

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公彌公鉏悼子紇也。適丁歷反長丁丈

反下皆同鉏仕居反紇恨發反。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

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

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

猶必爾。敝婢乃止。止不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

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

賓。飲於鳩反下皆同吾為干偽反下注為定為公鉏同。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

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絜之。重真恭反樽音尊本亦作尊復扶又反下非復下

文復戰同。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及

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疏案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

階上西面賓席於堂戶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衆賓席
於上賓之西南面初賓介及衆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人出
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及介衆賓等立於西階下主人
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階上拜獻賓賓西階上拜受飲卒爵
酌酒以酢主人主人酌酒於階上飲卒爵又酌酒於西階上
賓拜受酌酒奠于薦東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介
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階上受爵飲
卒爵介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衆賓衆賓飲訖降引樂
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入立於堂下主人獻笙師訖
主人及賓介衆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者爲司正使弟子一
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是爲旅也杜言
獻酬禮畢者謂獻酬賓介及衆賓禮畢也言通行爲旅者謂
一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通至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
賓介皆立此傳云大夫皆起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
飲酒禮則獻酬事訖大夫皆坐然則既獻召悼子者謂
獻臧紇及大夫訖而召悼子至旅酬之時而召公鉏使
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
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

馬閔馬父。慍紆。運反怨也怒也。日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處昌慮反。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

可也父寵之則可富疏若能至氏可也。正義曰悼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過悼子也姦回不軌更獲罪戾非徒貧賤而已是爲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

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朝如字恪苦各反季孫喜使飲已
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舍音捨故公鉏氏富

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惡烏路反
下之惡子之惡季孫愛之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騶豐
我君所惡皆同

點好羯也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騶側留反點都簞反又之廉反好呼報反羯居

反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孫後疏孟氏之御騶。正

日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則騶是掌馬之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騶再

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

請讎臧氏

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

固自當立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

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力於臧氏矣。正義曰不應得而得

弗應已卯孟孫卒公

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

鉏奉羯立于戶側

戶側喪主。應應對之應

疏立於戶側。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耳季孫

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

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

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焉在於虔反

且夫子之命也

遂誣孟孫

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

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疾恥刃反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

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

疏

孟孫至石也。正義曰治

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愈已疏

夫石猶生我。正義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鬪伯比

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杜並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

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所斥前人爲夫此言之類也

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

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季孫不信臧孫

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

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辟婢亦反徐甫亦反注同藉徐音借又如字藉亦借也藏才浪反臧孫使

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隧音遂下文之隧同疏注正夫遂正。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爲

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爲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

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

作者。從才用反注同一音如字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

氏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魯南城東門疏注魯南城東門。正義曰蓋舊名猶在相傳如東門此也且邾在魯之東南奔邾出此門以爲便。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娶七住反鑄之樹反繼室以其姪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姪大結反又丈

一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疏注姪穆至昆與穆姜爲姨昆弟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

姨姨子昆弟即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臧氏也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大蔡龜名也

一云龜出蔡疏注大蔡大龜。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地因以爲名疏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彫

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立云出

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立云出

蔡地因以為名焉非也。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為祧。祧他彫反。敢

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疏。注言應有後。

正義曰：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有小罪則廢其身，擇立次賢使紹其先，祀論語云：與滅國繼絕世，謂此也。必有武仲自言罪輕不及於不祀，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是也。武仲自言罪輕不及於不祀，言其應有後也。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請為有後也。遂自為也。皆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已請遂。

自為也。為自為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

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知音智。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

苟守先祀無廢一勳。二勳文仲宣叔。疏。注二勳文仲宣叔。正義曰：哀二十

四年傳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是二勳也。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要一遙反，下同。乃

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

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謂奔亡者盟首。季孫召外史。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載書之章首。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

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母音無聽吐定反。適丁歷反。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季孫曰：臧孫之罪

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

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

門斬關干亦犯也。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

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晉人克

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

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遂襲莒門于且

于且于莒邑。于子餘反。傷股而退齊侯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殖市力反華胡化反還音旋狹戶夾反疏夜

且于之隧。正義曰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非城邑也故

杜以為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言

于奪則當為地名鄭玄引此傳云隧奪聲相近言其與此一

事則此亦為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隧即如記文蓋

當且于之旁別有奪地非此且于之隧也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華周即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

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

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

弔

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盧力居反與音預。

疏

注婦人至賤也。正義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賈尚

遇諸道辟於路畫官而受弔焉曾子曰賈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樞於路必使人弔之鄭玄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樞在野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樞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賈尚者以賈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樞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臣也檀弓因賈尚而說此事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樞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於時從杞梁樞雖從樞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猶賤謙言賤妾也

齊侯弔諸其室

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

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臧

孫聞之見賢遍反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齊侯向下讀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

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

作起兵也

疏

不穴於寢廟正義曰一解

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廟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爲難也

非鼠如何乃弗與田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

謂能辟齊禍而

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

疏

作不

也。正義曰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怨謂惡孟氏立庶也然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爲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

○仲孫羯

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

有食之既傳無疏秋七至之既。正義曰漢書律曆志

分月之二十乃為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在朔則日食既前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其相揜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兼以代簡紙以

代兼多厥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傳無○八月癸巳朔日

有食之傳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傳無○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其兼反咎其九反惡烏路反

疏注陳鍼子八世孫正義曰世本文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傳無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

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疏注陶唐至以上
自虞以上。上時掌反注同治直吏反。疏正義曰如杜此
注陶唐共為一名即是晉陽縣也唯載六名而言不及唐釋例
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亦云唐是晉陽而言不
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陽縣也亦云唐是晉陽而言不
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共為一名也史記云帝堯為陶唐
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
以商為國號后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
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
云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
堯曰唐侯而升為天子既為天子乃治於晉陽故杜於晉陽
六名言不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唐是晉陽言堯為天子
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陽縣內之地名也舜受堯
禪封堯子丹朱為王者之后猶稱為唐其名不易終虞之世
以陶唐為號故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
曰自虞以上也。在夏為御龍氏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
御龍氏曰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
御龍氏曰在商為豕韋氏馬縣東南有韋城
御龍氏曰在商為豕韋氏疏注豕韋至

義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入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曰彭姓
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
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為彭姓也其後
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後也
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累後也
之後則賜劉累身封豕韋而此云在商為豕韋氏者杜於彼
注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
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是杜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
豕韋之事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氏注唐杜
杜今京兆杜縣。隰徐入反復扶又反下同。疏注唐杜
○正義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又以豕韋
為一嫌唐杜亦一故辨之也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
大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王於
鎬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為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也晉
語訾和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雖奔於晉生子與為司
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為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受隨
范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與士蔦字武子士

會也。會士為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也。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豈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今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後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知殷末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為此解。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以為唐，非劉累之後，又規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已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於處秦為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愷之言，已之遠祖數自譏，許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夏戶雅反，注同。 穆叔曰以

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

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既沒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

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

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

臧文仲。佚音泰。其次有立言。史佚音逸，任音王。疏：大上至立言。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

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謂大賢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故服以伏羲神農，杜以黃帝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不言成王耳。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人，其餘勤民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

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遠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雖經世代當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祊

祊廟門。祊布彭反注同

疏

注祊廟門。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孫炎曰詩

云祝祭於祊謂廟門也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可謂不朽

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

西以告宣子

寓寄也寓音遇

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而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貳離也。長丁丈反難如字又乃且反賄呼罪

反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

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沒沒沈滅之言。沒

沒如字一音妹沈溺也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

德須令名以遠

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樂

樂並音洛夫音

扶下也夫同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女音汝

疏

詩云至名也夫。正義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

篇旨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為邦家之
基本也此詩所言言此君子有令德也夫又引詩大雅大明
之篇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為天
所臨不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夫樂
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詩人謂武王
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

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

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

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疏毋寧至生乎。

也言人等作二事為不取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也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焚扶云反也斃婢疏注焚斃也。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世反疏為斃服虔云焚讀曰債債僵也為生齒牙僵仆身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

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

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

說音悅為于偽反下注魯為同寡君是以請罪焉請

相息亮反介音戒注及下同敢不稽首為明

罪施陳也。是以請罪焉一本作是以敢不稽首為明

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敢不稽首為明

入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夏楚

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責無功而

還為下吳召舒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

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疆其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

數所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

取其族

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戢側立反。

○秋齊侯聞將有

晉師

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

師

辭有晉師未得相見

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介根莒邑。今城陽縣。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黔其廉反。又其令反。如淳音耿。弁反。隙側留反。又子侯反。韋昭音諷。基本又作。其音基。又如字。漢書作斤。如淳斤音基。

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

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以齊無宇乞師故也。

諸侯還救鄭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

欲得鄭人自御。

諸侯知其地利故也。幣庚百反。音古洛反。躒力狄反。徐音洛。鄭公孫宛於元反。射食亦反。徐神石反。

鄭人卜宛射犬吉

犬射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

可與也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大叔音泰。下遐嫁反。

對曰無有衆

寡其上一也

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

疏

無有至一也。正義。

曰射犬之意言成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國士大小人民眾寡之異其在我上彼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

是卿我當下之彼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部婁小阜。松。柏。

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徐扶苟反。疏注部婁至反。婁本或作樓。路口反。徐力侯反。阜扶有反。

義曰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為陵。則阜地之高者是。丘陵之類也。部婁小阜相傳為然。大山有松柏。小阜無松柏。小阜異於大山。喻小國異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

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躒幄帳也。

幄於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

廣車兵車。後食音

廣古曠

已皆乘乘車

乘車安車。下乘字。繩證反。注及下皆同。

將及楚

反注同

三

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踞居慮反轉張戀反

注及下同。一音張衛反。疏。注轉衣裝。正義曰。踞謂坐其

裝側良反。一本作囊。衣囊耳。當是盛衣甲之囊也。下云取胃。於囊當別有小囊。盛胃定本作衣裳。近不告而馳之

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胃於囊而胃入壘。皆下搏人

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胃直救反。囊古毛反。壘力軌反。搏音博。徐甫各反。挾音協。弗

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

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復扶

又反下。復討同。故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

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

能受屈。曩奴黨反。曩也。疏。曩者至怯也。正義曰曩猶怯去業反。亟居力反。注同。疏。向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

入遇怯而出非是。故不告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

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

在此年夏。為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于僞反。下注同。荒浦舒鳩地。浦判五反。使沈尹壽與

共伐楚。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犁。舒鳩子敬逆二

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

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

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

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

還。彼無辭我有功。為。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鉞

宜咎出奔楚

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邾

邾王城也於

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邾古洽反。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為邾故以邾為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毀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為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歲為王城之也。

穆叔如周聘且賀

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

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

代欒盈也鄭行

人公孫揮如晉聘

揮子羽也。揮許章反。

程鄭問焉曰敢問

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之道。下退嫁反。父如字。

疏

注問自降下之道。正義曰下注階猶道

也知問降階者問自降下之道程鄭既得為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

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驪蔑。語魚。據反。驪子公反。

然明曰是將死

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言易知。下戶嫁反。易以豉反。

且夫既

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覺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夫音扶知音。智費許觀反。疏。明其有至憂也。正義曰程鄭忽問降階然亡之覺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入道之輒為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知程鄭以佞媚嬖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覺惑疾而憂故能出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五

泰寧園氏
同直校印

禮記卷之五十四
禮記卷之五十四

江西南昌府學棊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五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五 襄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經三十五年

傳三十五年

注頻與晉侯外會至故不書 毛本作注公頻與至不書宋本作公頻至不書無與字以下正義三節宋本摠入令倍其賦注下

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 閩本監本御叔字不重非也

知仁聖義忠和 監本毛本忠作中

者通識之名 宋本者上有是聖二字

非為武仲實是大聖也 宋本也上有人字浦鐘云為當謂字誤

古者家有國邑

宋本足利有作其案正義作其

注少正鄭卿官也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執事實重圖之注下

鍾磬之屬

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注朝正也

宋本無也字

天子飲酎

監本子字模糊

謂祭未受胙肉也

浦鏗正誤未作末是也。今依作末

與執燔焉

釋文云燔本又作膳案惠棟云僖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燔說文曰籒宗廟火孰肉从炙番

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籒焉以饋同姓諸侯此傳燔字當作籒轉寫誤為燔耳

實謂譴讓也

宋本實上有口字是也

歸邑于公

溥熙本于作於非

注四時至盛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鄭子張其有焉注下

故進用等

宋本用下有一字

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

案上而字衍文宋本所無監本毛本誤作

一閩本墨釘

今黑肱全減之盛也

宋本無盛字

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

閩本監本億作億誤

洩命重刑

釋文洩作泄陳樹華云注內漏泄君命泄字唯宋本作洩此外諸本皆作泄與釋文合此刻本本字

之僅存者

十二月鄭游販將歸晉

纂圖本監本毛本販作販亦非宋本溥熙本岳本作販歸作如與石經合

案北宋刊本釋文亦作販山井鼎云从目為是說文販多白眼也从日反聲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普班反

以館于邑

淳熙本于誤子

舍止其邑不復行

纂圖本監本毛本舍誤令

是父之行不脩益明也

宋本是有非字

經二十三

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岳本襄下增公字淳熙本無集解二字襄下亦增公字並盡廿五年

二十三年注五同盟

宋本無二十三年四字

夏邾畀我來奔

宋本畀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畀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甲在五支畀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

妄為規非也

宋本非上有過字是也

注書名至義例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故為楚所納句

之甲以入晉

宋本之上有乃率曲沃四字

謂其後入

宋本其下有敗而二字

注兩事故言遂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東有雍城之下

故乃言遂也

宋本無乃字

以取奔亡罪之

閩本監本毛本取作此非也

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至有事

宋本無掩其至晉還十字

倍道輕行

宋本倍作信非

傳二十三

杞孝公姊妹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姊妹是也淳熙本姊妹誤姊妹。今改正

傳注禮諸侯至責之

宋本毛本無傳字宋本作注禮諸至責之

雖有本服賜者 宋本賜作期

慶樂二慶之族 淳熙本誤作之族

板隊而殺人 石經隊作墜

知之不為經也 宋本之作其

藩車之有障蔽者 釋文障作鄣按說文障隔也从自章聲

晉將至媵之 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摠入晉人圍之注

又執民之八柄也 宋本無也字

子無懈矣 石經宋本懈作解與釋文合

王鮒使宣子墨繅冒至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至作經是也釋文云繅本又作衰

故為婦人服而入 淳熙本入下有之字

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 宋本上宮字誤言

劫之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劫作劫非也

逆獻子也 岳本脫也字

斐豹 廣韻斐字注姓左傳晉有斐豹是斐本又作斐也

蓋犯罪沒為官奴 漢書張衡傳注引注文犯上有豹字

男女同名 宋本女作子非也

踰隱而待之 毛本踰誤隄

用短劔兵接敵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足利本短劔作劔短

樂樂車櫟槐而覆 閩本櫟作櫟亦非宋本淳熙本作輶與釋文合

申鮮虞之傳摯爲右

釋文云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即正義所謂俗本是也定本亦無子字

申鮮虞之傳摯爲右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注文自抑損之下

若傳先有子字

監本傳作傳非也

大殿後軍

纂圖本後軍誤從車

燭庸之越駟乘

淳熙本庸誤戎

謂築壘壁

釋文作辟也音壁各本脫也字

注張武至壘壁

宋本至字作軍謂築三字正義三節摠人八月節注下

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

重脩監本毛本于作于非也

張設旗鼓也

宋本鼓作此非

獲晏斃

石經斃作斃岳本作斃釋文同云徐音來案惠棟云外傳作萊古字通徐音是也毛本誤作斃注同

趙勝趙旃之子

淳熙本旃作同非也

亦存邢

宋本亦下有以字是也

新樽絜之

釋文云樽本或作尊是也案五經文字有尊無樽左氏凡作樽者皆爲後人所加唯昭九年請佐公

使尊不誤惠棟云案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從缶從木者說文曰字从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

獻酬禮畢通行爲旅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通上有而字

注獻酬至爲旅

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摠入其孟椒乎注下

富倍季氏可也

淳熙本可誤何

具饗燕之具

纂圖本監本毛本饗燕誤倒

孺子秩

淳熙本秩誤疾

戶側喪主

淳熙本主作之非也

吾亡無日矣

淳熙本日誤自

孟氏閉門

淳熙本氏作天誤也

戒為備也

淳熙本為作偽非是

藉除於臧氏

石經藉初刻从竹改从井

正夫隧正

宋本淳熙本隧作遂

注正夫遂正

閩本監本毛本遂作隧

是役夫遂正所主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遂作隧下同山井鼎云此疏有四遂正但最上隧正

同今本也

奔邾出此門以為便

宋本無以字

與穆姜為姨昆弟

淳熙本昆作兄非也

惡臣謂奔亡者

淳熙本足利本謂作諸

盟首載書之章首

淳熙本章誤卓

謂譖公與季孟於晉

淳熙本季作香誤也

無或如臧孫紇

石經此處刊缺釋文無作母音無下同案上文作母此則不應獨異釋文是也

杞殖華還

案李注文選洞簫賦引作芑梁殖云芑與杞同孟子告子正義引還作旋

夜入且于之隧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弔諸其室注

則此亦為地名

宋本此上有謂字

芑子親鼓之

淳熙本鼓作鼓誤

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為臧紇田

石經侯字起紇字止計十一字刊缺無考

抑君似鼠

淳熙本似作以非也

不穴於寢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順事恕施也之下

即畏人故也

重脩監本即作自非也

非鼠何如

石經宋本岳本作如何是也如何即而何。此本誤作何如今訂正

經三十四年

注賀克欒氏

此叔孫豹如晉注監本脫

以為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

宋本二分作三分與律曆志合

此年七月八月日食

宋本日字上有頻月二字

月行天既而

毛本而作而非也

既不復其相揜故也

宋本無其字是也

宜知此意也

宋本無也字

傳三十四年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李注文選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引作已上

注陶唐至以上

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不可謂不朽注下

其有劉累

考文云后作後

至商而滅

監本滅字模糊重脩監本誤作成

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

閩本監本脫下杜伯二字

食邑於范氏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氏上有復為范三字

故辯之也

宋本辯作辨

訾祏對范宣子云

監本作祏毛本作祏並非

昔隰叔子違周雖

宋本雖作難與晉語合

不信元愷之言

宋本愷作凱

既沒其言立

案禮記禮器正義引作其言立於後世釋文云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禮疏所引疑即陸氏所謂俗本而增損之

立功謂拯厄除難

閩本監本毛本厄作危

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

毛本任作佚非也

賈逵

段玉裁校本逵作誼

祊故廟門名也

浦鏜正誤云故字衍

則子之家壞

惠棟云石經改刻則子家壞無之字

沒沒沈滅之言

淳熙本沈作滅

樂只君子

石經宋本岳本只作旨案十一年傳昭十三年傳引詩並作旨

詩云至名也夫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敢不稽首注下

寡君是以請罪焉

釋文作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案石經罪焉二字刊缺不重請字脫文也而各本仍其誤

請得罪於陳也

宋本於作施是也施陳猶言加兵於陳。今從宋本

計基城是也

釋文基作其音基又如字云漢書作斤如淳斤音基段玉裁云斤當作元音基作斤是誤

字

諸侯還救鄭

此本救鄭二字實缺脩板無救字閩本同據石經及各本補正

輔躒

諸本作躒說文引春秋傳作輔躒

大叔游吉

淳熙本脫大字

無有至一也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公孫之亟也注下

部婁無松柏

閩本監本柏作栢案說文附字注云附婁小土山也引傳作附婁無松柏部與附蓋古字通北宋刻釋文婁本或作婁應邵風俗通義李注文選魏都賦引並作培塿周伯琦六書正譌云俗用培塿非也

喻小國異於大國

重脩監本下國字誤山

張骼輔躒

淳熙本躒作樂非也

使御廣車而行

纂圖本御作銜非

皆踞轉而鼓琴

惠棟云踞當作居傳氏辨誤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此必軫字之譌詩小戎伐收注云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且下文云取胄於橐而胄則橐固為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也按惠棟語當更詳之杜意謂轉即縛之假借字也二十五年傳申鮮虞以帷縛其妻縛直轉反即衣裝之義也

轉衣裝

正義本作衣囊即釋文以為一作之本也

故再不謀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故作胡是也

求媚於天子

淳熙本於誤旋

邾王至城之

宋本此節正義在賜之大路注下

故齊人今歲為王城之也

重脩監本王城誤正成

注問自降下之道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篇末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五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五按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六

襄二十五年
盡二十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比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侯雖背盟主未
有無道於民故書

臣罪崔杼也
○背音佩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子產之言陳以
不義見入故舍

之無譏釋
例詳之

疏

注子產至詳之。正義曰釋例曰陳蔡楚之
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

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
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義取亂
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
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道理故

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

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已巳○**疏**注夷儀至經誤

年公及齊侯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是

言前序後摠取省文之義故此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

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

盟于皐鼫杜云復稱公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

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麻被

之七月十二日有公至自會無○衛侯入于夷儀夷儀

已巳知是經誤也○**疏**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

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衍苦且反○**疏**

注夷儀至之例○正義曰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是夷儀本見

邢地傳二十五年衛滅邢而有之還各其地為夷儀故為衛

之邑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

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

及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

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為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妄

以入例故顯言非國逆也於時剽為衛君非國逆又不得位

而稱侯者晉人稱為衛侯以告魯故書侯也桓十五年鄭伯

突入于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

與此同也○**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十有一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未服○**十有一月**

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疏**吳子至巢卒○正義曰諸侯

名○遏於葛反徐音謁者為卒書各上之以省文猶鄭

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鄭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

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

○綽昌若反徐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

本作卓音同

也不寇寇不為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

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

邑大疏注棠公至大夫。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夫。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

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

偃取之為已取也。取如字又七。往反注同注或作娶字。偃曰男女辨姓辨

也。別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疏注丁公。正義曰

彼列反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

之遇困坎下兌上困。坎之大過巽下兌上

三變為大過。巽音孫。疏遇困之大過。正義曰坎下兌上為困兌

○巽音孫疏為澤坎為水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

困象曰澤無水困澤以鐘水潤生萬物今澤無水則萬物困

病故名其卦為困也巽下兌上為大過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陽大陰小二陰而夾四陽大者過也史皆曰吉阿崔疏史皆曰吉。正

也史有多人皆言為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

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風墮妻不可娶也

巽故曰從風。中丁仲反且其繇曰困于

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

又反蒺音疾。黎力利反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

疏注坎為至以動。正義曰坎柔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

為水水之險者為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

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

疏注坎為至則傷。正義曰兌為澤說卦文也釋草云蒺藜

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蒺藜有刺

是草之險者踐之則人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

被刺故恃之則傷也

歸也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

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疏注易曰至所歸○正義

歸也○應應對之應喪息浪反疏曰所引易曰易下繫辭

文也孔子引此爻之辭而以此言述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

三坎坎為水水之險者為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

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

疾藜之間應當辟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

即害身之物所以云名必辱疾藜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

有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

此爻之義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

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

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

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為此困而為

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崔子曰妾寡婦曰妾言棠公已當此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凶○妾本又作釐力之反遂

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

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

崔子猶自應有冠○疏不為至冠乎○正義曰公意言冠

驟愁又反徐在邁反疏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為崔子

者其可無冠乎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

服之大各周禮司服卿立冕此崔子之冠蓋立冕也今知非

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

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

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立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

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間反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

間隙○弑申志反說音悅又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

於公宮并注同為于偽反下莒為下注為崔子同

夏五

夏五

夏五

夏五

夏五

夏五

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且于役在二十三年。且

子餘反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欲使公來

乙亥公問崔子

疾問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歌以命姜。拊芳甫反拍也。楹音盈。

侍

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爲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

從才用反。重直用反。別彼列反。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

請免請盟

弗許請自刃於廟勿許

求還廟自殺也

皆曰君之臣杼

疾病不能聽命

不能親聽公命

近於公宮

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

陪臣干擻有淫者不知二命

干擻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

子命討之不知它命。陪臣干徐云讀曰狂胡且反注同服音如字擻側柳反徐又子俱反一音作侯反說文云擻夜戒

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作諷子須反謀也今傳本或作諷猶依擻音行夜音下孟反下同疏

注干擻至他命。正義曰昭二十年傳說齊公孫青聘衛之事云賓將擻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卽是擻之事扞外役卽是干之義也

故先儒相傳皆以干擻爲行夜說文云擻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擻爲行夜官名也服虔云

一曰干扞也諷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有此謬說故擻字或誤從言也今定本作干擻受崔子之命又

受公命是爲二命故云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

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

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

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食亦反中丁仲反股音古隊直類反具求付反鐸待洛反僕力侯反壘音因疏

又射之中股。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

股故傳言其祝佗父祭於高唐也。高唐有齊別廟也。佗徒河反至

事而云又也

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爵弁祭服。說他申

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蒯若怪反監古銜反退謂其宰曰爾

以帑免帑宰之妻子。帑音奴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

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崔氏殺馮蔑于平

陰馮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晏

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曰行乎曰吾罪

也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

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

文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

公義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且人有君而弑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

弑申志反焉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門啓而入枕

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枕之鳩反注同興三踊而出人謂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

也。踊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為三

羊寵反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還

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丁

女於靈公。還音旋

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

宮大宮大公廟。相息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

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歆。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歆所洽反又所甲反辛巳公與大夫

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復扶又反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嗣續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

所以聞間上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

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帷位悲反縛直轉反乘繩證反鮮虞推而下之

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匿女力反暱女乙反其誰納之行

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弇於檢反又於廉反狹音洽嬰曰崔慶其追

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眾無所用遂舍枕

轡而寢恐失馬也。枕之鳩反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

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

道廣眾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壑埋之不殯於廟。壑

於滯反埋無皆反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

月四娶喪車之飾諸侯六疏注喪車至六娶。正義曰周禮縫人掌衣娶柳之材

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

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

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

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

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

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

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回反

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喪大記云飾棺君黼髮
 二黻髮二畫髮二鄭玄云漢禮髮以木為筐廣三尺四寸方
 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
 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髮是也
 是說髮之制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為髮則髮是扇之類
 也禮器云天子八髮諸侯六髮大夫四髮鄭玄云八髮者加
 龍髮
 不蹕。蹕音必。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
 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疏。不蹕。正義曰禮
 降損。乘繩證反。注及下七百乘同。喪車乘人專道而
 行無貴賤一也。蹕者止行人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注下
 車至降損。正義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
 具。鄭玄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
 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個諸侯亦大
 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
 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
 奠藏之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
 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為貳車非遣
 車也。言下車者蓋謂羸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
 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

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
 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
 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晉
 比軍伍技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晉

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齊人以莊公說。

莊公說晉也。說疏。注以弑莊公說晉也。正義曰劉炫

如字又音悅。注同。疏。云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弑莊公以

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

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使

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

使所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禮之

屬疏。男女以班。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

示晉以恐懼服。自六正。三軍之五吏二十帥。五吏文

罪非以為賂也。六卿。職三十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帥疏注五吏至屬官。正義曰：所類反注及下注將帥同。此齊以晉將來伐就會賂之則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數同故以六正為六卿也。其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之官。但軍官不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則軍內羣官是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帥未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故為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杜氏以意而解不能審悉。故云皆軍卿之屬官。略言之耳。既以帥為武職則帥是大帥。下句復云帥旅明當小於此帥。故杜以下帥旅為小將帥。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為三十一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俗本三十帥為三十帥非也。十一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帥旅師旅小將帥。長丁丈反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手反注處守國者如字或疏注皆以男女為賂。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手又反疏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為賂。劉炫以為男女財賂之非以男女為賂與杜異也。晉侯許之賂還不

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疏注晉侯至宜退。正義曰案傳會于夷儀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令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為此解而劉以為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而規杜氏非也。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

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衛獻公宛於元反。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疏崔子至五鹿。正義曰衛侯本以妻子奔齊。今衛侯將入夷儀。崔子止其帑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衛侯若得衛國望以五鹿與齊。故止其妻子以質之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隧音遂徐又徒鄭人怨之猥反下同堙音因刊苦干反徑古定反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

豕豕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

城城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无別與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

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

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

於朝示服。免音問注同徐音万喪冠也擁於勇反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

於朝纍白囚係以待命。纍音万喪冠也擁於勇反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

鄭伯肉袒牽羊所以不別以男女囚繫以待命者此雖降服

猶望國存故以囚繫男女擬為鄭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

俘江南國已亡滅男女非已之有故與此不同子展執紼而見見陳侯。紼

遍反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

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祝

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社

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脩其所職疏注祓除至還也

以安定之乃還也。祓方弗反徐音沸疏正義曰周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

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為

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

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

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

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各

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眾官備其所職以

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墊丁念反。方言云下也。隘

於解疏注墊隘慮水雨。正義曰成六年注云墊隘羸困反。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溼久駐於此慮水雨大

至民將困病故恐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為人所禽制也

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卒子忽反我克則進奔則

亦視之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

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

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

復扶又反下復伐陳同傳音附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

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潰戶內

反○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子產

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疏注獻入至其俘。正義曰

知其空獻功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疏注戎服至朝

不獻俘也戎服將事衣異於朝服疏服。正義曰

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

為衣裳也諸侯之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是戎服異

於朝服也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我

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

之神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

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

○大音泰配亦作疏注庸用至滿也。正義曰庸聲近用

妃音配長丁丈反疏故為用也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

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禹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

失續周武王克殷求舜後得鳩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

為胡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

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疏注周得至三恪。正義曰

已故曰三恪。恪若洛反。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剡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立以此謂杞宋為

二王之後剡祝陳為三恪杜意以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

又封陳并二王後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

備三恪而已若遠取剡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備知

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

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

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為三則我周之自出至

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為恪耳

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

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我先君莊公奉

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蔡人

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至

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夏氏之亂成

公播蕩又我之自人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

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今陳忘周之大

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陵我

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介音戒。憑皮冰我

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未獲成命未得

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天

誘其衷啓敝邑之心啓開也開道其心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

春秋疏卷三十一

十一

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辟誅也。辟亦反注同。疏

何故侵小。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言小於鄭也子展伐陳此言侵謂侵陵之非用兵之侵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疏

列國一同。正義曰周法大國五百里此為一同者引夏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寬大權以拒晉耳

衰衰差降。衰初危反注同。疏衰差降。正義曰中國七十小國五十是降差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

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

甲兵數疆遼各并注同。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

各復舊職晉文公。音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

詰士莊伯士弱也。詰起吉反。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

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相息亮反。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足猶成也。足將住反又如字下及注同。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

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疏。注樞機至之

易繫辭文也鄭玄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傳言子產善為文辭於鄭有榮也。

○楚蔣掩為司馬蔣子馮之子子木使庀

賦庀治。庀匹婢反。疏注庀治。正義曰庀訓為具而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治之使具故以庀為

賦。庀治。庀匹婢反。

治數甲兵

閱數

甲午為掩書土田

書土地之所宜度

山林

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度待洛反注及下注同共音恭。

鳩藪澤

鳩聚也。聚成藪。

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藪素口反燎力召反處昌慮反。

疏

注鳩聚至之處。正義曰鳩聚。

釋詁文也。釋地有十藪。李巡曰藪澤之別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鄭玄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藪。為田獵之處或焚其辨京陵別

草則散失澤藪之用故聚成使不得焚燎之也。辨京陵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

非人為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也。孫炎曰為之。人所作也。則京為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

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為陵也。檀弓稱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觀晉諸大夫之墓也。僖三十二年傳云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故知別丘陵以為葬墓之地。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疏注淳鹵至賦稅。正義曰賈逵鹵西方鹹也。州音學云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也。淳音純。鹵音魯。說文

春利疏卷三十六

七

也從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

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梁是鹹薄之地名為斥鹵

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疆

租入。正義曰賈逵以疆為疆。樂堯堯之地。鄭眾以為疆。疆

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疆。樂用黃鄭玄云疆。樂疆

堅者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眾之說。數其疆

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為疆。潦注云砂礫之

也。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偃於建反

也。疏。注偃豬至多少。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

疏。注偃豬至多少。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

疏。注偃豬至多少。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

疏。注偃豬至多少。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

疏。注偃豬至多少。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

疏。注偃豬至多少。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

疏。注偃豬至多少。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

正以為井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為小頃町也說文云町田踐
 處曰町史遊息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連言之也
 謂廣平為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之間也劉炫
 云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隄相配非是不得為井田也釋
 地於陸阜陵阿之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
 也陸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
 非廣也 **牧隰臯** 隰臯水岸下濕為芻牧 **疏** 注隰臯至之地
 平也 **疏** 正義曰釋地
 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窵下名為隰也詩云鶴鳴
 于九臯毛鄭皆以臯為澤之坎是臯為水岸也下溼與水岸
 不任耕作故使牧牛馬 **井衍沃** 行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
 於中以為芻牧之地 **井衍沃** 制以爲井田六尺為步
 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疏** 注行沃至為井。正
 以善反賈云下平曰行有溉曰沃 **疏** 義曰周禮大司徒以
 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行五曰原隰行地高於原
 傳稱郇瑕氏之地沃饒魯語云沃土之民逸則衍沃俱是平
 美之地行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
 故如周禮之法制良美之田也六尺為步以下皆司馬法之文
 所指雖異俱謂良美之田也六尺為步以下皆司馬法之文
 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事賈逵以為賦稅差品其注云山

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為鳩
 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
 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
 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
 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臯之地九夫為井周禮小
 司徒云乃
 當一井也行沃之地畝百為夫九夫為井周禮小司徒云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
 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難易有再易通率二而
 當一井是謂井牧是鄭賈同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過
 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
 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名經傳未有此
 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為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
 故杜不 **量人脩賦** 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 **疏** 入
 用其說 **量人脩賦** 稅。量音良又音亮注同 **疏** 入
 脩賦。正義曰量其九土所宜觀其收入多少乃準其所入
 脩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
 入者摠 **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 **疏** 賦車籍馬。正
 言之 **賦車籍馬** 齒以備軍用 **疏** 義曰賦與籍俱
 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 **賦車兵** 甲士 **徒卒** 步卒。忽
 因車馬之異故別為其文 **賦車兵** 甲士 **徒卒** 卒子忽

反疏

賦車兵徒卒。正義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叙云五兵者戈戟鉞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或當然甲楯之數使器械有常數楯食

役

舟師在二門于巢攻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

輕若啓之將親門

啓開門也。輕遣政反。我獲射之必殪

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疆居○楚子

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

以與蔦掩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蔦子焉請退師以須其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

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

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鷹於陵反鷂

據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

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

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

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曰烏呼詩

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

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注

同詩作疏我躬至我後。正義曰將可乎哉殆必不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

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疏書曰至不困。正義

曰尚書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

同也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

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音亦棋音其疏注弈圍棋。正義

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蓋此戲名之曰弈故說文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

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為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

謂之圍棋沈氏云圍棋稱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

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

喜九世也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

年夷儀會。此傳本為後年修成當續前卷二十五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此耳邾音古洽反別彼列反

疏注在二至儀會。正義曰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

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邾以明秦晉為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

奔晉直舉城邾之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

湓盟秦伯車如晉湓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湓音利又音類車音居鍼其廉反

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未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為于偽反跳直

彫反傳寫直專

疏

注不結至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正明自分為三十

也。正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麋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為後卷之始此為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今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未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真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六

齊靈宣

江西南昌府學棊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六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六

襄二十五年盡二十五年

齊侯雖背盟主

淳熙本侯誤俠

問陳之罪

浦鏗正誤云問上脫且字

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岳本二作一非也

楚人不獲其尸

淳熙本人作不誤也

傳

孟公綽曰

釋文云綽徐本作卓案漢成陽令唐扶頌曰朝有公卓家有參騫洪适曰公卓即孟公綽也

注棠公至大夫

宋本以下正義十三節摠入不以甲兵注下

使偃取之

淳熙本取誤作敢

故不可昏

淳熙本昏作婚

澤以鐘水

浦鏜正誤云鐘當作鍾

不可以動也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也字

據于蒺藜

石經纂圖本閩本亦作藜下及注同岳本監本毛本誤藜與釋文合宋本作藜從易本文也淳熙本

誤藜

釋草云

毛本草作艸下同

茨蒺藜

監本毛本作蒺藜下正義同

死其將至

浦鏜正誤其作期是也

非合所困而困之

宋本而下有乃字

身必危也

毛本危作安非也

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顧炎武云石經夫誤天案石經此處模糊唯夫字尚可辨炎武非也

或冠模制作有異

毛本模誤摸

故以賜人

宋本人下有也字

欲弑公以說于晉

釋文弑作殺云申志反按杼但知欲殺公耳豈自知為弑哉弑者定其罪之辭也凡若此等可以意求之

伺公間隙

淳熙本伺作間非也

姜入于室

石經初刻作姜氏入于室改刊去氏字故此行九

陪臣干擻有淫者

正義引定本亦作擻案史記作陪臣爭趣有淫者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曰左傳作扞趣陳樹華云于扞本字也擻趣古字通

扞諷行夜

釋文夜下有也字諸本脫

說文曰擗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

宋本取下有聲字段玉裁云此有守字從

上無也字與徐鉉本合

擗謀也

宋本擗作諷不誤服本作諷見釋文

公踰牆

岳本牆作墻非也

中股反隊

石經隊作墜

豈以陵民

淳熙本豈作可非也

且人有君而弑之

石經此處刻缺式字上半可辨

枕尸股而哭

淳熙本哭下衍之字

殺慶舍張本

淳熙本舍作莒

曰所不與崔慶者

石經崔慶者下多有如上帝四字陳樹華云石經涉下文而誤衍也按晏子春秋作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晏子仰天歎曰此淺人妄增晏子字耳語未終而晏子攬越說之必無是也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石經宋本岳本閭本監本縛作縛不誤○今訂正

出奔中

石經此行十一字中字覆校時補刊案上文注云奔中狹道哀十四年失道於奔中即此是也

側瘞埋之

淳熙本埋誤理

四妻

案周禮縫人鄭司農注羣經音辨引並作四翟不蹕翟為妻之假借字也

必先纏衣其木

浦鏜正誤木作材按宋板周禮注作木

廣三尺四寸

宋本四上有高二尺三字與鄭注喪大記合

又有甲兵

岳本作兵甲案正義當作甲兵岳氏誤倒

注以弑莊公說晉也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寡君聞命矣句下

樂器鍾磬之屬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三十帥

石經三十作卅正義云俗本三十帥為三十帥非也按唐人書帥為帥帥乃帥之俗字或遂譌為帥見五經文字及干祿字書

注纍自至待命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乃還注下

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

補案此十三字誤衍各本並無

注令尹屈建

宋本此節正義在兵可以弭注下

子疆

閩本監本毛本疆作疆非也下同

注墊隘慮水雨

宋本此節正義在楚滅舒鳩注下

駐後為陳

釋文作後駐

注獻入至其俘

宋本此節以下正義八節摠入慎辭哉注下

闕父為武王陶正

淳熙本闕誤於

舜聖故謂之神明

閩本監本聖作賢非也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釋文配作妃云本亦作配

或失續

宋本失下有或字是也

以備三恪

說文引作以陳備三憲徐鉉等曰今俗作恪按惠棟云義雲章亦以憲為恪

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監本毛本而作乃誤也

投殷之後於宋

宋本投作封與樂記合

至於莊宣

石經宋本於作于

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

諸本並衍一字山井鼎云宋板十字下闕後人補入二字

非也徵舒弑靈公在宣十年諸本作十一年誤也

以憑陵我敵邑

宋本淳熙本岳本憑作馮與釋文合

當陳隧者并堙木刊

顧炎武云石經堙誤煙案炎武所據乃謬刻家語洪範正義引並作并堙周禮

稍人正義作并闔

授手于我

案家語作授首于我惠棟云手古首字儀禮大射儀士喪禮並以手為古文首字沈彤云手當為首

聲同而誤非也

辟誅也

淳熙本誅誤除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纂圖本監本毛本昔誤夫案周禮鄭司農注引傳圻作畿古字同

方千里圻音祈

下三字乃釋文闕本監本誤入注

何以至焉

足利本後人記云至下異本有大字非也

注庀治

宋本以下正義十二節摠入禮也注下

使民不得焚燎壤之

浦鏜正誤云壤衍字以續通解校案正義無壤字

淳鹹也

浦鏜正誤也作地

吳起為鄴令

案高誘注呂氏春秋樂成篇云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吳乃史字之誤

賈逵以疆為疆槩境圻之地

宋本為疆作為疆闕本監本毛本槩作槩亦非下同

宋本作槩是也

疆槩疆堅者

闕本監本毛本疆作疆非宋本下疆字作強

偃豬下濕之地

纂圖本監本毛本濕作溼

寬平當與隰相配

毛本隰作陁非

陸阿山田

宋本陸作陵是也

衍地高於原

宋本原下有也字

賦車兵徒卒 石經宋本岳本監本卒作兵顧炎武云石經卒誤作兵非也梁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為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邪

賦車兵徒卒 宋本監本卒作兵

徒兵者 毛本兵誤卒

使器械有常數 宋本作仗是正字陳樹華云作仗非誤也

疆其少安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疆作疆釋文同居良反石經本作疆後加土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 淳熙本子誤乎

言有次 纂圖本監本毛本有誤其

曰烏乎 石經宋本淳熙本乎作呼是也

詩所謂我躬不說 石經初刻作闕後改說釋文云詩作闕

我躬至我後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篇末

不如弈棋 纂圖本監本毛本弈作奕按說文作弈云圍棋也从亦十聲

弈圍棋也 纂圖本監本毛本弈誤奕正義同

故說文弈從其 宋本其作卅是也

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 浦鏗正誤云人疑蓋字誤

傳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岳本五上增公字並盡二十八年按宋殘本此卷起會于夷儀之歲閩本監本毛本亦在卅六卷之末皆仍十行本之誤

此傳本為後年 至 以在此耳 案此三十二字乃釋文淳熙本誤作注

注在二至儀會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篇末

傳寫失之 諸本作傳釋文云一本作轉

麋子逃歸

毛本麋誤麋下伐麋同

欲今與下相接

宋本今作令是也監本毛本作合並非

涖音利

至廉反

案此十三字及釋文淳熙本誤入注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六

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六按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
盡二十六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

君剽

剽匹
妙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衛雖未居位
林父專邑背

國猶為叛也

疏

注衛雖至叛也。正義曰叛者背君之名
○背音佩。嫌無君不得為叛故注明之林父畏衛入

殺已以邑先叛故衛今雖未居
位林父以背國之故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

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
與不名傳無義例

疏

注復其至義例。正義曰復其
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傳例也信

二十八年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衛侯衎
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
不同傳無義
例史異辭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
偃子

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
應貶方責宋

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疏注卿會至

向戌直以會公貶之○瀘市延反駁邦角反疏貶之○正

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

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戌會公已自當貶而

又有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

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

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

退宋班明向戌有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

班在下不褒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

足必特書良霄以駁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魯公親

自在會後期而至惰慢之甚故特疏○秋宋公殺其世子

書良霄深責向戌異於他例也○晉人執衛甯喜○

痊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晉人執衛甯喜○

害○痊才何反惡烏路反疏注未同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赴以名○冬楚子

以名○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疏盟而赴

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冬楚子

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疏注御進至當行○正義曰

人非一遞進御此日次朱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

當御次而不使是黜之也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

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

劔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

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蒲卜反徐扶沃

起虔反本或作騫音雖同反道音導御魚呂反拂芳弗反褰

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疏注拂衣褰裳也○正義曰拂

者披迅之義以其將鬪知拂

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

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

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

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

衣即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裳裳解拂衣

人救之平公曰晉其

庶乎

庶幾於治。治直吏反。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爭爭鬪之。

爭不務德而爭善

爭謂所行為善。

私欲已後能無卑

乎

私欲後則公義廢。後昌氏反又尺氏反。

疏

平公至卑乎。正義曰平公見其臣鬪而言其庶乎者以其臣爭為國國事必與故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

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鬪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鬪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爭善則叔向无之叔向以子負無私欲令應客亦非叔向无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為善唯言子朱之心也。○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鮮音仙為于偽反注同。辭辭不敬。敬似強。敬似強敬似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命之敬似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

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

甯喜言

言復國。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

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鮮子

妣

不得止命。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人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蘧居其反瑗于眷反又于

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衛大夫。

右宰穀

曰不可獲罪於兩君

前出獻公今弒。剽。弒申志反。

天下誰畜

之

畜猶容也。畜許六反注同一音勅六反。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

不可以貳

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觀知可還否。使所吏反還音環。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

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見賢遍反一音如字淹於廉反徐於嚴反。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夫人音扶。若不

已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

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

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守手又反。二月庚寅甯喜

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

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

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

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諡。故。復扶又反下復懇同。疏。辛卯角殺子叔及

服虔云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

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

息之徒弑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弑君并殺

世子世子亦當書不得為舉重也杜旣不解當以不告故耳

。注子叔至諡故。正義曰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

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衛

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

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

子叔亦是舉其族為剽無諡故稱族也。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

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

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疏。書曰至戮也。正義曰

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

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邪
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
為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拒其君或
竊地他國皆為有地隨已故稱為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
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地不隨已則不稱叛是叛雖反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叛
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焉叛無凡例傳
言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為祿食臣之祿
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為己有也君臣以義
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否則奉身而退當身奔他國
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於法為罪戮之人故書
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
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
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叛者反
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於列故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
乃披邑害國則以地重必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
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蓋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
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
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
等皆為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為己有東西隨已謂之

為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
小國是為專祿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為
被衛侵而愬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成之傳言
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王明以解傳也 甲午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本晉納之夷儀今從
納故發國納之例言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
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 領
其頭言衍驕心易生。竟音境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
領戶感反本又作領易以豉反 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衛國之言 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之公聞文子 疏 注公聞至之言。正義曰沈氏云
答甯喜之言故忿之 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
歎本非面答甯喜之言而云答者時聞甯喜之言遂
自評論不許於甯子與對面相答無異故言答也 古人

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所怨在親親

對曰臣

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

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出謂行居謂割也。羈居宜反縋息列反扞戶

幹反圍魚呂反下同

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

罪二也有二罪煎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

使止之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

以林父叛故

孫

氏愬于晉晉戍茅氏

茅氏戚東鄙。愬悉路反下同

殖綽伐茅

氏殺晉戍三百人

殖綽齊人今來在衛

孫蒯追之弗敢

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厲惡鬼也

遂從衛師敗之圍

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

雍鉏獲殖綽

雍鉏孫氏臣

復愬于晉

晉計衛張本

○鄭伯賞入陳之功

入陳在前年

三月甲寅

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

蓋請之於王。路本亦作輅音路

疏

注先路至於王。正義曰周禮巾車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蟠者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王也宣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知諸侯命臣有請王之法故云蓋也

先八邑

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

字

疏注以路至二井。正義曰禮遣人以物皆以輕先重

邑

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

杜

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岳戈錫等杜何

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

爲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

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個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

春秋疏卷二十七

六

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為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
三十二井得為漸賜土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為節級之差劉
以為大邑而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
規杜氏非也

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殺所界反見賢通反疏

注上卿至在四。正義曰十五年傳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當國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為上卿是子西次子展故此注以子西為二良霄為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稗諶論子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焉辟之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傳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

固與之故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讓

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

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為于偽反○楚

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

遂侵鄭五月郡。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韋昭音虛或一呼反婁如字徐力俱反如淳音樓

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麋九倫反頡戶結反出

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

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戍音恤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

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

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易以鼓反別彼列反上其手曰

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介大也。上時掌反。下注

音界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

也誰獲子

上下手以道囚意。道音導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弱

也言為王子所得

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

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廩

印堇父鄭大夫。抽勅留反。印一刃反。堇

音謹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

請之子大叔為令正

主作辭令之正

以為請子產曰不

獲

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為于偽反。又如字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

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疏

秦其不然。正義曰秦不肯其如是也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

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

辭如此堇父可得

弗

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更遣

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堇父傳稱子產之善。使所吏反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

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

戚正

之封疆。疆居良反。注同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戚城西北

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

疏

注戚城至井也。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以懿氏為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為氏族之名。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杜以懿氏既為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為取田六十。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

言為是。今知非者。此六十之文。摠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甲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

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為六十井。劉從服說。以規

杜氏非也趙武不書尊公也

罪武會公侯

向戌不書後也

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疏趙武至所也。正義曰：德二十九年諸侯

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之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王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然則尊公侯罪大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

罪向戎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為別有見義不貶良霄不得摠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霄向戎亦為尊

公不應書也向戎不書後也言既為會諸侯復為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氏也

宋後此會鄭先於宋為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事非有善可褒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衛下此會

齊衛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言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褒文也計良霄會公亦應合貶所

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戎後期故書良霄以駁向戎非為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戎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違

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戎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

人之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敘也以是杜言良霄會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謂不使與宋俱退得進

復其本班耳非有升進異於常也宋以後至退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為責故令仍在曹上此會曹

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人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公則沒公此亦諸卿敵公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注云魯侯

諱盟天子大夫是以沒公然則此大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沒公也

於是衛侯會之

執之不得與會故疏注晉將至不書正義曰下云衛侯不書與會音預疏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會為將

執之不得與會也不得與會而晉人執甯喜北宮遺傳云衛侯會之言其至會所耳

使女齊以先歸

齊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

秋。女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音汝。女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

欲共請之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

為于偽反下為臣注為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

疏注嘉樂至于天。正義曰嘉樂君子以下

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注同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皆詩之文也晉侯賦此言已嘉樂二君也二君以晉侯樂已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已鄭賦緇衣言不敢遠晉所以

答嘉樂也服虔云晉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

蓼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大音泰。子展相

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七日反遠于萬反。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

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

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疏。叔向至貳也。正義

故拜二君辭異。祧他彫反。疏。曰沈氏云賦蓼蕭喻

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

緇衣首章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欲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

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

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

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

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

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

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

剛馬。見疏。注逸詩至剛馬。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有周

賢遍反。疏。書篇目其書今在或在或云是孔子剛尚書之餘

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

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

是也。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也。子展賦將仲子兮。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

爲臣執君。將仲子兮將七羊。晉侯乃許歸衛侯叔

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
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
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
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
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
子喜也子駟公子駢也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
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
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正義曰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言而知之其知
不由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十九年傳文也子羽不
為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誓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
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為卿也杜注彼云皆穆公子也又
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氏即羽師頤是其孫此非
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為雜人自外唯有罕
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
傳皆出穆公故稱七穆也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宋大夫
芮如銳反
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
以入
共姬宋伯姬也。堤亦作隄
徐丁兮反沈直兮反共音恭
名之曰棄長而

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長丁丈反。共姬與之食公見

棄也而視之元。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也。惡

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婉於阮反。大子痊美而很。貌美而心很。阮

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惡。烏路反。下皆同。寺人惠牆

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唐或作牆音轉。戾力計反。

疏。注惠牆氏伊戾名。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為牆戾杜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為氏

伊戾為名也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復扶又反。大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

女乎。夫謂大子也。夫音扶注同女音汝。疏。大子知之。正義曰知之謂與楚客舊相知故請野享之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

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

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于萬反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共音恭本又作供下同

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

子反徵驗也。敬古感反處昌慮反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為騁勅景反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

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焉問諸夫

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

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

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

使佐失期。聒古活反下同謹呼端反疏注聒謹也。正義曰聲亂耳謂之聒多為言語謹謹亂其耳故聒為

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

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縊

一賜反亨音彭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

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饋其位反先悉薦反又如字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

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令

力呈反使所吏反下文通使同諛羊朱反疏左師至受之。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座死

佐為大子棄即正為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已故佯不知之

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為妾饋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者改命曰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為夫人傳言左

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

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夏戶雅反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

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

也。朝如字疏注聲子至舉也正義曰聲子則經傳所云蔡公孫歸生是也傳言其子伍舉足明舉為參之子聲子文不繫朝故云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

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娶七住反牟亡候反為申如字舊于偽反楚人曰伍

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

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議歸楚事朋友世親疏伍舉至復故正義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

食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

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共議歸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疏注平在明年正義曰明年聲

子始說子本傳於此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楚故傳記之於此年也

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為于偽反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

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杞梓皆木名杞梓徐上音起下音子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

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

善為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

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

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亡也。僭子念反下皆同濫力暫反

疏

賞不僭而刑不濫。正義曰僭謂僭差濫謂濫佚賞不僭所賞必有功不僭差也刑不濫所刑必得罪不濫佚

也詩曰人之三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

疏

詩曰至謂也。正義曰詩大雅瞻仰之篇也言國內賢人之既

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困病此詩之意言無善人之謂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懼失羔尸也

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疏

故夏至善也。

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臯陶論用刑之法也經常也言若用刑錯失等與其殺不罪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謂實有罪而失於妄免也此書之意懼失善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改怠解自寬暇故

疏

注為下至天子。正義曰此商頌殷天子。解佳賣反

武之篇詩注謂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為下國所命謂下國諸侯推命湯為天子則商書云東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是也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

刑

順天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飫屢也酒食賜下无

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選士春

反疏將刑至徹樂。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

又曰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眾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為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舉故徹去樂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國之大憂令弛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即是徹縣也此以知其也大司樂弛縣之內不言刑殺大故文不具耳

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朝如字療力召反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析星歷反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寘之政。殿多練反注同繞角之役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遁徒困反窳徐救堯反又通弔反易以政反鈞音均徐

居旬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

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潰戶內反

隧音遂麗力馳反復扶又反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謂雍子君與大夫

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

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蒐閱。蒐所留。反乘繩證反閱音悅。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

必死。秣音末蓐音辱陳直覲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

楚知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

歸在元年。降戶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

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

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

勇反注同。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邢音刑。以為謀

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

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

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遙反鄆

才多反又子且反或作贊。疏射御驅使。正義曰。教之驅車侵伐人也。楚罷於奔命至

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見賢遍反。若敖之

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

晉邑。賁扶云反下同。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鄢音偃。楚

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壓本作厭於甲反。

成陳并注同卒子忽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

之塞井夷竈。注塞井至為陳。正義曰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

軍中則此謀范句所為今以為苗賁皇之計者鄭眾云此范句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為喻。欒范

易行以誘之

樂書時將中軍范變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

或反注及下易成同賈音亦行戶郎反注及下同賈音衡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復注同
之。正義曰賈達鄭眾皆讀易為變易之易賈以行為道也樂為將范為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樂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樂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无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為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贏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為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樂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為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為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有此類往往與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

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錡魚綺反

吾乃四萃

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四萃四面集攻之。萃在醉反
疏注四萃至攻

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見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
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

夷師燔

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燔子潛反

疏

注夷傷至為燔。正義曰月令云瞻夷察

傷知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是王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相傳有此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
子

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

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

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

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爲意。娶本。又作取七佳反女音汝。

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能。比叔向。

彼若謀

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

孫復仕

疏

子木至逆之。正義曰楚語說此事云子木楸於楚。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爲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殺之其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志欲報之。志一睡反。

曰師不興孤不歸

六

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十月楚子伐鄭

爲許。爲于僞。反下爲國同。

鄭人將禦之

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昧於一來

昧猶貪冒。昧音妹。冒亡報反又亡北反。

不如使逞而歸乃

易成也

逞快也。

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

定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

之

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釁許觀反是子佳反

又如

疏

夫小至從之。正義曰於時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敗楚以成己名故子產爲此言以破之夫此鄭

國欲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冀得戰鬪以足

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爲其身非

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可從也。注釁動

至從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釁爲動也王肅云釁謂自

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侖奮釁以軒鬻是釁爲

奮動之意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爲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爲

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奮

動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己名非能爲國

家計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定本云畜養也非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

南里鄭邑。說音悅下注。同禦魚呂反墮許規反。涉於樂

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

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玄汜音凡徐扶嚴反。疏。注於汜至

義曰杜檢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於汜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汝水出

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

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

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

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

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

宰之下士言獻職貢。疏。注起宣至斥尊。正義曰周禮大

於宰旅不敢斥尊。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

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

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為冢宰之下士

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

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王聞之曰韓氏

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

舊。○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

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廩力甚反。疏。注烏餘至城是

土地名以廩丘為齊地案廩丘地在東郡則與之相近齊不得別

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

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

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宋

鄭大夫得以晉地為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以衛地為采邑杜

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為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取其邑

疏。注起宣至斥尊。正義曰周禮大於宰旅不敢斥尊。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

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為冢宰之下士

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

而歸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治直吏反

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實入雨故

水實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介音界以登其城克

而取之取魯高魚无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疏注取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

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无所諱故云其義未聞莊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不覺國

以為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言諱者諱國惡禮也侯

不在疆戎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

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

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諱也此亦

戰于麻隧之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

范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

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

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

比類宜見討疏於是至治之。正義曰烏餘以二十四年

比必利反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

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也而貪之是無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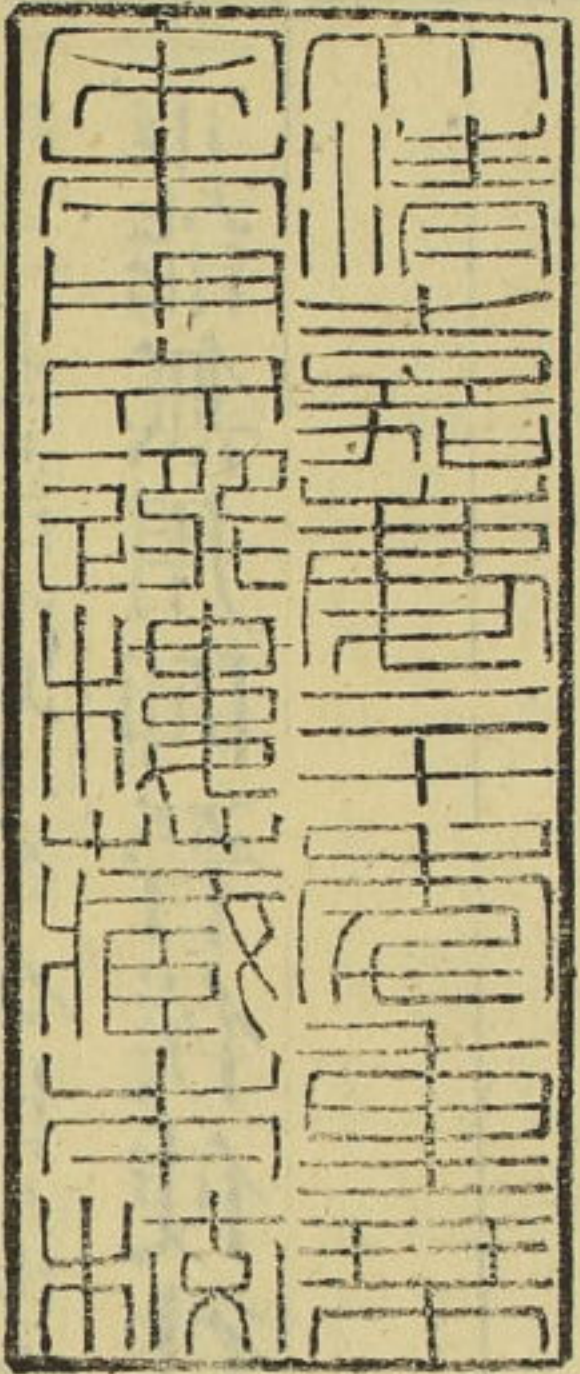
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

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春秋流卷三十七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卷三十七



江西南昌府學棊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七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六年 石經二十作廿岳本脫有字

注衍雖至叛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復歸于衛注下

公會晉侯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刻缺。今依訂正

傳二十六年

注御進至當行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能無甲乎注下

遞進御 宋本遞上有更字是也

集成 淳熙本二字誤作傳文

拂衣褰裳也

釋文作騫裳云本或作褰音雖同義非也按依說文攬摳衣也此為正字騫褰皆假借字

拂衣披迅之義

宋本衣作者不誤監本毛本披作振宋本亦作振重修監本作張非也

叔向以子負無私欲令應客亦非叔向無可爭

宋本毛本應客

下有縱子負應客五字亦非下有叔向爭善四字監本此九字剽擠

唯言子朱之心也

閩本監本毛本唯作惟言子二字監本模糊

敬姒強命之

宋殘本敬字缺末筆下同

苟反

李善注文選豪士賦引作苟反國非也

吾受命於先人

纂圖本吾作善非也

觀知可還否

淳熙本脫還字

辛卯角殺子叔及太子角

閩本亦誤衍上角字宋本監本毛本太作大是也宋本標

起止無上三字以下正義四節宋本摠入復愬于晉注下

唯以專邑自隨為罪

纂圖本監本毛本唯誤徒

必書其名

監本毛本必作以非

傳言以戚如晉

此本以上衍言字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刪

領之而已

毛本領作領誤葉抄釋文作領云本又作領案惠棟云說文引作領云低頭也玉篇引杜氏注亦作

領又音欽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領其頤而歌合律張湛注云領猶搖頭也以領為領此古文假借耳

遂自評論

考文云評作討

蒯感父言

淳熙本父作之非也

雍鉏孫氏臣

閩本監本毛本臣下衍也字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釋文作輅云本亦作路案輅俗路字經傳多作路釋名云路亦車也儀禮注君所乘車曰路是也

注先路至於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讓不失禮句下

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宋本个作箇

隆殺以兩石經宋殘本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隆作降案漢書韋元成傳引傳作降殺

子西即世政焉辟之諸本作政按傳作將

杜據傳上文以次之案宋本之下有耳字

雩婁今屬安豐郡閩本空闕安字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今上有縣字是也

夫子為王子圍淳熙本脫下子字

主作辭令之正監本毛本正作止誤也

秦不其然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不其誤倒

秦其不然宋本作秦不其然此節正義在而後獲之注下

傳稱子產之善宋本宋殘本稱作積非也

有懿城淳熙本城作成誤也

注戚城至井也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摠入子展儉而壹注下

懿氏不見經傳閩本監本毛本脫懿氏二字

使女齊以先歸淳熙本使誤傳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宋殘本不重晉字非也

受祿于天宋殘本宋本子作於

注嘉樂至于天宋本子作於

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

監本毛本成誤成

國子賦轡之柔矣

毛本子誤之

衛侯雖別有罪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衛上有言字

而眾人猶謂晉為臣執君

足利本無人字重脩監本謂誤

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

閩本二誤七

故稱七穆也

監本毛本穆作族非也

芮司徒宋大夫

淳熙本司作同誤

棄諸堤下

釋文堤作隄漢書五行志引作棄之隄下

佐元公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佐元公此本誤作佐公元佐下空缺一字今據各本訂正閩本作佐元公名

大子瘞美而很

瘞淳熙本誤座

寺人惠牆伊戾

諸本作牆葉抄釋文作唐云或作牆石經牆字改刊疑初刻亦作唐

注惠牆氏伊戾名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注下

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纂圖本則誤別

尹戾請從之

石經宋本宋殘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尹作伊是也

伊戾為大子內師

纂圖本監本毛本大作太非淳熙本師誤帥

有盟徵焉

纂圖本監本毛本盟作明非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焉作也是也

聒謹也

李注文選稽叔夜絕交書引作聒誼也

聲亂耳謂之聒

此本耳字模糊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叫

左師令使者改命也

閩本令誤合淳熙本者誤首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石經初刻伍作五後加一下同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太作
大與石經合

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毛本下子字誤子

注聲子至舉也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摠入彼若謀害節注下

伍舉實送之臧琳云下文聲子曰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

康王以湫舉為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為伍舉遣之行將罪及於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

饗之以璧賄曰宋本賄作侑與楚語合

故椒舉降三拜浦鏗云故衍字按明道本國語無故字

明年聲子始說子木宋本木作氏

詩大雅瞻卬之篇也毛本卬作仰非

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本故字實缺據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

正閩本監本毛本故作則非也

古之治民者淳熙本者誤也

恤民不倦纂圖本倦誤僭

飲饜也釋文云饜本亦作厭案李注文選王仲宣從軍詩引作厭依說文則當作猷

國之大憂宋本國上有凡字與周禮合

若多鼓鈞聲毛本作多鼓是也宋殘本作多鼓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宋本宋殘本岳本夫人作大夫與石經合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閩本監本毛本楚遇二字誤倒

譙國鄆縣

諸本作鄆釋文或作贊

注塞井至為陳

宋本至字作夷竈以三字

以傳言誘之

宋本以上有杜字是也

苗賁皇之為

監本毛本賁作奔非也

中行二卻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毛本卻作卻下同是也

中軍見人

監本毛本見作先按韋注作先

瞻夷察傷

閩本監本瞻作瞻按月令作瞻傷察創依說文夷當作瘡傷也

今又有甚於此

石經此下旁增者字非唐刻也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釋文云娶本又作取石經及諸本作娶

逞快也

宋殘本快誤快

豐於勇喬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

石經此行勇字起而字止止九字初刻似

多一字此重刊也

夫小至從之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而後葬許靈公注下

仇奮豐以軒髻

案文選豐作豐李善引杜注亦作豐俗字

對曰晉士起

禮記曲禮正義引作擯者曰晉士起與今本異

注起宣至斥尊

宋本此節正義在辭不失舊注下

注烏餘至城是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而貪之節注下

如鄭公孫段之得用

正德本閩本用字空缺監本誤川宋本毛本作州是。今訂作州

取魯高魚

淳熙本魯作曾非也

宣子范句

諸本作宣淳熙本誤入

附釋音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七 按勘記

